



滇西抗戰網 介紹 發佈權威抗戰研究成果和歷史資料、整合抗戰歷史文化資源、向世界介紹雲南。

“炮聲隆隆，飛機轟鳴，槍聲嗒嗒，鐵錘叮噠，鐵鉞飛颺，孩兒哭爹喊娘”。這是什麼地方？這是抗日戰爭時期發生在松山、滇緬公路、惠通橋上的真實情景。

2017 年 8 月 12 日上午，中美兩國“二



堡，扼住滇緬公路要衝及怒江打黑渡以北四十里江面，易守難攻，號稱東方的直布羅陀。松山屬於橫斷山系高黎貢山山脈，由大小二十餘個峰巒構成，主峰頂上東、北、南三面可俯瞰氣勢恢弘的世界第二大峽谷——怒江峽谷。怒江東岸的高山峭壁與西岸的松山對峙，形成驚濤拍岸、飛峰插雲的怒江天塹。著名的滇緬公路經惠通橋越過怒江後，在該山的懸

礎，拉開了中國大反攻的序幕。

松山，這個讓人熱血沸騰的地方，什麼時候烏兒和白雲才不會忘記你的名字！

松山戰役，用鮮血和生命凝固的歷史，無比厚重，無限偉大！我用什麼最簡單的方式，祭祀在此壯烈的勇士和亡靈？

滇緬公路。1937 年 8 月，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向蔣介石提出《建設滇緬公路和滇緬



惠通橋。1942 年 5 月 5 日中午，惠通橋突然被炸毀。日軍 56 師團快速進軍昆明的夢想破滅。這使日軍目瞪口呆，也使國民政府許多官員迷茫。

炸惠通橋的歷史真像，留給研究戰爭的史學家去研究。炸掉惠通橋，一分鐘改變了抗戰歷史，拉開了阻擊戰的序幕，擋住了日軍進攻昆明，保住了重慶安全，是戰爭的必然，是歷

松山、滇緬公路、惠通橋 世界反法西斯的歷史奇蹟 ——中美兩國學者考察滇西抗戰遺址

戰”學者對“松山、滇緬公路、惠通橋”抗戰遺址進行了考察。美國“二戰”學者丹尼爾·杰克遜、南佛羅里達大學孔子學院院長史昆先生、雲南省滇西抗戰歷史文化研究會的考察人員一同登上松山，趨車穿越部分滇緬公路路段，走過惠通橋，感受當年血與火的艱難歲月。

在松山，在惠通橋，我彷彿聽到了當時隆隆的炮聲響徹雲霄，飛機呼嘯着風馳電掣般飛過怒江，讓人害怕，讓人擔憂。

在滇緬公路上，鐵錘叮噠，鐵鉞飛颺，孩兒哭爹喊娘的聲音，多么動聽，多么清脆；在血與火的路上，用汗水洗滌靈魂鑄就生命的日子裡，只有懂得無怨無悔的中華兒女，才能真正的捨得付出和給予。

此情此景已逝去，此聲此歲不再有。松山上的白雲，滇緬公路上的石頭，惠通橋上的鐵索，該銘記的必須銘記，該永恆必將會永恆。

松山，是龍陵縣境內第一高峰，海拔 2690 米。它聳立于怒江西岸，尤如一座天然的橋頭

崖峭壁間盤旋四十餘公里。大有“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”之勢，是滇緬公路的咽喉要塞。

松山戰役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滇西抗日的主戰場，是中國南方最大的戰役之一。它是抗日戰爭滇西緬北戰役中的一部分。1944 年 5 月，為打通滇緬公路，20 萬中國遠征軍集結滇西，進攻龍陵、騰冲和松山。經過四個月的

鐵路的計劃》，得到國民政府同意。同年 11 月，龍雲下達修築滇緬公路的命令，徵集 20 萬各族勞工修築滇緬公路。因雲南的青壯年大部分都已開赴中原參加抗戰，參加修路的勞工中的絕大部分是老人、婦女和孩子。經過 9 個月的生死拼搏，用生命和鮮血修築了全長 959.4 公里的滇緬公路。

史的選擇，是中國軍人聰明智慧的結果。

下午 16:00，中美兩國“二戰”學者走訪了施甸縣仁和鎮查邑村 97 歲老人趙玉珍，她是本地參與救助過美軍飛行員僅一幸存的老人。趙玉珍老人說：這個飛行員是 1944 年 8 月 17 日（農曆）下午 4 點多鐘墜落在我們村穀子田里的。當時我們在割穀子，一架飛機油燒乾了就落下來了。當時我們家房子大一點好一點，這個美國飛行員就在我家挑一間大點的屋子住下來了，他帶着炊具在我家自己做飯吃，他不會吃米飯，看着他吃米飯滿嘴跑，他帶着牛肉、銀耳、每天買 2 個雞蛋自己做着吃。他在我家住了二周，我每天給他送開水，每隔 2 天幫他洗洗衣服，洗一次給我一塊錢。他臨走的時候對我說：謝謝您啦！打憂您們家了！我把他送到村口說：有時間又來我們村玩。

我不想重蹈腥風血雨的日子，我只想讓清風明白我的心，流水知道我的情。

我選擇不了歷史，我有尊重歷史、銘記歷史的良知。滇西抗戰網



慶戰，光復騰冲，而和騰冲戰役同樣以慘烈聞名的，還有松山血戰。

中國遠征軍于 1944 年 6 月 4 日進攻位于龍陵縣臘勐鄉的松山，同年 9 月 7 日佔領松山，歷時 95 天，敵我傷亡比 1:6.2。本次戰役的勝利，打破了滇西戰役僵局，拔下了滇緬公路上最硬的釘子，為最終打通公路奠定了基

滇緬公路，是一條誕生於抗日戰爭烽火中的國際通道。這是一條滇西各族人民和南僑機工用血肉築成的“生命線”。在中國，在世界，沒有哪條公路像滇緬公路這樣與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的命運聯繫得如此緊密，沒有哪條公路能像滇緬公路這樣久久地留在人們的記憶里。

